

著 村 白 川 廚

他 其 及 雲 八 泉 小

校 碧 一 譯 蕉 綠



小泉八雲及其他

廚川白村著
綠蕉譯
一碧校

世
一

世
一

小泉先生

——讀近刊的講義——

I Lafcadio Hearn

『贈從四位小泉八雲』

這樣寫着的時候，那完全不知道的人，恐怕以爲是日本人罷；但小泉先生的血管裏，日本人的血是一滴也沒有的。是以生於美的神秘與空想的世界的色勒特（Colt）民族的愛爾蘭人爲父，以古昔產生歐洲美麗的藝術與文明的希臘國人爲母的純粹的西洋人。育於愛爾蘭，學於法蘭西，在美國才長大成人，四海無家的飄零的孤客的先生，憧憬着這遠在東海之濱的蓬萊國，距今三十餘年前，才來到我日本的國土。做了一個哈佛斯社的通信員。後來在出雲松江中學做教師的期間，與那裏的舊藩士之女結婚，遂歸化日本襲取了小泉的姓；八雲的名是從這裏生出

小泉八景及其他

的。在近代英文學史上，以與史蒂文孫(Stevenson)吉卜靈(Kipling)相比肩的散文的巨擘，在歐美的文壇，還是先生的 Lafcadio Hearn 這個本名在到處轟動着。多少了解讀書的趣味，或是只要知道日本的存在的英美人，不知道先生的名字的人，差不多是沒有的罷。不知道的只有日本人！號稱有教育的國人，到英美去，被彼國人問到 Hearn 先生——即『小泉八雲』——的事情，鬧出周章狠狠的笑話，我是見過聽過多少回數了。

Lafcadio 的名，聽說是起因於相傳被呼爲世界最大的女詩人沙弗(Sappho)，爲不能如願的戀愛，投身於希臘的 Leucæthea 的海的名字。再與吉卜西(Gypsy)有緣的 Hearn 的姓，因爲與英語的鷺鳥(Heron)的音相通，所以先生在外套與著書的扉面題字的地方，採用圖案化了的兩隻鷺鳥。

使日本如今日在西洋諸國出名了的，決不只是數次的戰勝與國運的昌隆，在這裏必須記着先生的光綢婉美的麗筆之與有力量的事情。請看看！在只以觀光爲

目的來朝的英美人中的十有八九，不都是先生的著書心，東方通信，日本及其解釋，怪談，日本雜錄，骨董，日本瞥見錄，佛陀園拾遺，影等著作的愛讀者，或是必定把其中的一兩種放在行李裏面的人們嗎？

朝廷嘉賞對於國家的功績，而對故去的人有贈位的恩典的時候，縱然是歸化人，但贈給純粹的白人的事情，還是我國歷史上不會有過類例的聖代的慶事。先生縱然長期間在東京大學講英文學，而使他的名聲真成爲世界的者，仍舊是做文筆之人——是那些俗物們動不動就譏嘲爲三文文士，輕蔑爲新聞店夥，與放蕩兒同一視的操觚之人！對這位純粹白人的文士，加上這樣的恩典，關於日本的智的文明的進度，給了西洋人以非常好的印象。美國的報紙雜誌，那時候把這贈位的消息特筆大書，以嘆美之辭而傳之於世。這是先前大隈內閣時代的事情。

二 講義的上梓

『現在還又想起了甚麼，以甚麼醉興，來寫小泉先生的事情呢？』有這樣奇怪地想的人罷？我現在所以特意呵禿筆來寫先生的事情，並不是只因為日本的一般社會，太是不知道先生的原故；也不是只因為甚麼學士博士這些稍為高等一點的人們，一方面在日本裝起學了新學問的面孔，可是連這位日本的文豪的先生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在外國人面前愧得赤紅了臉的奇談過多的原故；是想把我十四五年前，侍奉於先生的講席時候的大學講義，從前年順次地在美國出版，並且是在彼國得着非常的好評的新著的事情述說幾句的原故。尤其是與在日本有贈位的恩惠偶然差不多是同時而在海之彼方有此講義出版之舉，很惹起了英語國民的注意。

在東京文科學大的先生的英文學講義，前後約有十年間。勤勉的先生，每年選着新的講義題目，到現在上梓的已經有四冊：最初是文學的解說（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1卷、詩歌的鑑賞（Appreciations of Poetry）1卷、這回新出的，是人生與文學（Life and Literature）1卷，是收集當時聽講學生的筆記，由哥倫比亞

大學的英文學教授約翰·厄斯琴(John Erskine)校訂，在紐約的書店出版的。

厄斯琴，我在美國停留中常會過面的，是一位詩才學殖兼優的少壯有爲的教授。以批評家和詩人來說，在美國的文壇是很知名的人，與彼徒耽溺於考證訓詁，對於文學藝術沒有何等理解的死灰枯木那樣的腐儒，是全異其選的人。我們當小泉先生的講義公表於世上的時候，得到像這樣的最適當的校訂者，衷心裏是不能不歡喜的。

先生的講義每星期是九個鐘頭。在英文學概論三點鐘及作品講讀三個鐘頭以外，關於詩歌小說戲曲等諸種題目的斷片的講義，還有三個鐘頭。先生的豐富的天才，與斷不許他人模仿的獨創性，無遺憾地發揮出來，又，根據其特有的趣味鑑賞的批評，十分在聽講學生面前披瀝出來的，主要的就是這斷片的講義的三個鐘頭；幸喜這回公表於世的，就是講義的這一部分。

校訂者在緒言裏，嘆賞這個講義集，說出來很決斷的話。他說：『就英文的文

藝批評上講，是哥爾利治(Coleridge)以後的第一人，不，甯可以說哥爾利治在某點，也有趕不上『的地方』。厄斯琴君的這話，在彼國文壇也很成爲問題，但是這話雖然有多少有溢美誇張之嫌，可是我覺着先生的文藝評論，確實是與詩人哥爾利治的沙翁講演，屬於同一系統的，這是可以斷言的。

講北歐傳說，論英國的古謠，自沙翁以後直品騰到吉卜靈，梅列笛斯(Merfith)諸星；又，先生更從平素愛讀的法國的作物理，紹介近代的莫泊桑(Maupassant) 蒲特雷(Baudelaire) 羅諦(Rost)們的創作，在這些書還沒有像今日這樣在日本與英美的讀書界流行的時候，先生老早就把牠們傳給極東的青年學生，指示出西歐新思潮之所歸趨了。在急欲收容一切歡迎一切的青年人們的心裏，被灌入豐麗的英法文學的深的興味的，就是在這極廣汎的範圍裏選擇題目的先生的這個講義。

取材與這些同樣题目的英美的評論，不用說是汗牛充棟的，但這書是映於思

想家兼批評家的先生的鑑賞眼的純然的主觀的批評，所以在英美諸國，是絕無其他類例的唯一的評論。但是，先生不是把牠當做文藝評論而親自下筆的，並且把牠公諸世上的意志，是一點也沒有的。聽說生前有人慫恿出版這個講義的時候，先生立刻拒絕說：『還得改竄十回乃至十五回，就是加上改竄，也不是值得那一點勞苦的東西』對於文章，以非常苦心去推敲改竄，忘不掉精細的用意的，是東西古今一切有藝術良心的名匠的常事。如彼紅葉山人，寫了改，改了寫，直寫得沒有餘白，便貼上紙在紙上面還改的樣子；看見那原稿紙爲漿糊黏成板子，添寫與括線，和用墨抹去的黑跡複雜交錯，真使印刷店夥哭出來的情形，我曾深切地感心過；聽說小泉先生當自著公表於世的時候，其苦心總是非常之大的。聽說他把一回寫好了的原稿，數日間故意地把牠藏在箱底，經過許多的時間，再把牠取出，添刪補訂好幾回，不到十分滿意的程度，是決不發表於世的。驚動世界的他的一代名文，是像這樣地弄成的。所以把在敎室講的講義，就照原樣，由稿本或筆記

去付印，不論在如何的情況下，在先生說也是真難堪的事情。所以我以為把這本書，如其當做一個文藝評論集來看，不如單當作講義來批評才是正當的；因為我想現今若是把先生從地下喚起來，給他這本書看時，把牠當作文藝批評，就是先生自己也不滿意的地方，恐怕是很多的原故。

三 書的特色

不是當做文藝評論，只當做講義來說，我現在要舉出關於其內容所想起的兩個特徵來。因為在很多的地方，先生的講義是天下一品的原故。

先生是以其稀世的名文，把我日本之美介紹給西人的第一人，同時又是以其趣味豐富的講義，正確地把西歐的思想與文學，傳給日本學生的最成功了的外國教師。當做站在東西兩洋之間的介紹者，使先生完成其天職的，決不單是他的流麗明快的筆舌與該博的學識，是徹頭徹尾地做真的世界人的先生的特異的人格，

使然的。小泉先生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更不用說不是純粹的日本人：是對於國土和國民沒有固守着的何等的偏見，而足跡遍世界，到處發見出美，而會同情牠同感牠，十分地享樂牠的人；是理解西洋，在西洋人以上，同時在日本人以上理解日本的人。持有像這樣的浪漫的人格的人，就說在世界只有先生一人，想也不是過言。在這一點如先生者，我想是空前並且恐怕是絕後的人罷。

與日本人在日本講西洋文學是至難的事同樣地，西洋人來日本講西洋文學的事情，更是困難的工作。外國大學的研究法——把舊式的研究法，照原樣來應用，不用說是昏妄之極，至如以販賣西洋文學評論爲能事的，尤其使學生受很大的迷惑！愛日本，研究日本，與日本婦人結了婚的先生，徵之於在松江中學及熊本五高執教鞭的長期間的經驗，十分理解出來日本人的想法與看法與西洋人有全然異樣的地方。以這個經驗與理解，先生擔任了東京大學的英文學講義，並且適於日本人的詩觀，日本人的思考法那樣來講英文學。試把這講義集中的無論那一章通讀一

遍看：這是爲日本人，爲訴於日本人的美感所講的西歐文學的講說這件事情，是會特別顯著地惹起讀者的注意的。

譬如有說不信耶穌教不能了解英文學的人，尤其這是西洋人口頭語，但先生決沒說過這樣愚蠢的話。先生諄諄然對我們會說過聖經是偉大的宗教文學，尤其是詹姆士王(James)欽定譯的英文聖經(English Bible)，是次於沙翁劇的文學上的大作的事情；但是不單斷言沒有宗教地來觀察牠的必要，甚至於力說這樣的想法，對於理解文藝作品的優點，也要成爲障礙的話，是很有趣味的（參照講義集文學的解說第二卷第三章英文學上的聖經）。先生往學校上課的時候，特意地繞圈來躲避走過耶穌教會的傍邊；厭惡耶穌教，到了這步田地。

十五六年前在大學的講堂，從先生的口邊聽到後，很驚奇地黏貼在我的頭裏的批評，是講十七世紀的詩人Robert Herrick詠花鳥風月，歌物之可憐的詩篇，而比較述說這是最接近於漢詩與和歌俳句的事情（參照同上第七章）。我是在現今

對於先生的此說，還表示十分的贊意的，但在日本講英文學的外國教師，作這樣的講法的人，大概是很少有的罷。

關於作品與詩人的批評的微細的地方，這樣的例一一舉來是沒有際限的，但因為他有這個東洋趣味的鑑賞眼，所以在古的作品裏求新的滋味，能道破西歐的研究者到現在還不能說的地方是很多的。這講義集出版以來，所以在英美的讀書界博得好評者，完全因為有這新的東洋風的看法。

教人以物這件事情，要而言之是訴於理智的作用的事情；因為只訴於理智，所以弄成殺風景，話落到道理裏面了。無論是怎樣的有興味的文學作品，一拿到教室這種地方，大抵都變成乾燥無味好像吃蠟的東西而厭倦起來。並且若抱有讀牠為點數的種子，不久又要想為飯碗的種子的這種見解，連在考試前重讀牠都真是苦痛之極。詩與小說仍然得是獨坐在書齋，在明窗淨幾跟前翻開的，不是有應拿在黑板前的性質的東西也說不定。若是笨拙的教師，雖是滿口模仿西洋的批評家，

說這裏是有味的，那自是有名的話，獨自裝着欣佩的臉，把那賤賤的欣佩強要於學生，而在聽者一方，甚麼是有名的甚麼有味的，却仍然是不能一致。小泉先生只他自身是持有豐富並且是偉大的天分的人這一點，他講了決不許別的學究輩企及的有特色的講義。

那麼，牠的特色是甚麼呢？是情緒本位的文學教授法。在先生的尺牘集中的一篇，有下面的話：

『當作情緒的表現，人生的描寫，我來教授文學。當講某個詩人的時候，我努力想說明他所給的情緒的力量與性質。換言之，直訴於學生的想像力與情緒，這是我的教授法的基礎。』

概略地以 Paraphrase 終了本文的說明，把難解的詞句解釋了以後（在出版的講義集，說明解釋的部分，大抵都省略去了），先生以自己的美的語句，來批評美的詩句，說明其藝術的意義。不是顛三倒四地來排列理由和事實，是下整個兒鳴

動聽者心坎深處的琴絃似的解釋。以理知不能了解的詩，想訴諸情緒使學生理解的用心的地方，有先生的講義大的特色在。與彼徒溯源於西人所著的註疏的書，對於一個語源的說明，直亭亭地說上兩三個鐘頭，遂連藝術的真意都觸不到的學究先生們的所爲，真有霄壤之差別。講完了以後，先生總是獨語似的常說的 *Wonderfully beautiful!* 這話，那時候已經很響到我們的鈍感的胸裏，使我們覺着『的是不錯』。

既不是理知本位的講義，所以瑣屑的地方，往往也有誤謬。年代也似乎有想錯了的。又這講義還免不了非組織的系統的之缺點。但這是我們學生自己能查出來的事情。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先生替做了，那是很可喜的。我在外遊中常被西洋人問到小泉先生的事情，那時候在我常回答的 *What he gave us was not not so much knowledge as inspiration* 話的背後，除了對先生從心裏感謝以外，還存有對在外國大學鬼混着的腐儒(Pedant)的諷詆。站在講壇而巧於說道理傳事實的人是很

多的，可是講詩文給以高貴的靈感，因之能指導青年學生的教授，天下果有幾人？

說死守着圖書館的人的壞話叫作『罐頭』，但不管牠罐頭不罐頭，把在圖書館一查就能了解的事情，在教室故意地叫筆記下來，我是不願意的。澈底地發揮自己，持有儘着不踏先人之道的獨創性的小泉先生，說出了非從先生的嘴則聽不到的很多的事情。不管那用剔牙棍剗重箱子的角的 Arbeits 先生和喜歡屋上架屋的德國的學者怎樣說，先生的講義裏，自有先生的人格的光輝。先生的個性，如看由名匠之手成的浮彫似的，鮮明地在表現着。在透過先生的極清新強烈的主觀，解釋西歐的大作的地方，有足以使庸劣的迂儒愧死的。

因為是個富於超越的獨創性的人，所以先生的趣味也有偏狹的地方。如江戶趣味的內行們常漁獵奇怪的食物似的，先生也常被奇怪的作品打動了舌鼓；那總有點不合於我們叫義仲信長退在一傍的野武士的味覺的事情是往往有的。『因為有趣味，務必讀一遍』，先生這樣地勸讀的書，讀起來看，對於我們野武士們一